

将女性痴恋极致中的自然本质 生理本质 生物本质穷本极源

NÜRENDEZONGJIAO

女人的宗教

GONG MIN XING ZUO CONG SHU
JIANG LIN ZHU

公民星座丛书

姜琳敏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姜珣敏 著

女人的宗教

GONG MIN XING ZUO CONG SHU

中国工人出版社

女人的宗教

GONG MIN XING ZUO CONG SH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的宗教/姜琍敏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

ISBN 7-5008-2650-8

I. 女… II. 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141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编辑室(010)62005034—220/62379038

发行部(010)62005042/ 62005049

印 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9.875

印 数: 10214 册

定 价: 19.80 元

长篇小说

GONG MIN XING ZUO CONG SHU

002

公

民

星

座

丛

书

也许，一见钟情来自前世不可名状的宿命。

也许，女人痴恋的极致如同陷入一场灾难。

一位供职外企的中国白领小姐，清高聪颖，才貌不凡，与一位满脸沧桑的美国老男人相遇后，失魂落魄，不可思议地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而又永难自诘的恋爱，爱得痴痴愚愚、心力交瘁、柔肠一日而九回，恋得战战栗栗、疑忧百端、沉沦几度又再生；直至爱情成了一种折磨、一种毒瘾、一种生理顽疾、一种幻听幻视、一种生死以之的苦不堪言、一种道是无情却有情深痛远、春荒秋老一般的不意和不忍卒闻。当她明知男主人公情博不专时，依然以整个生命的精华去追求终生厮守；明知彼此心理、文化、年龄、性格差异甚大，自己的痴恋变成了自取其痛其辱其心灵碎破，依然无悔地视对方为惟一深刻俘获自己灵魂的知己，甘当情感的活囚而沉陷日深。

作者穷本极源，以纤致的艺术感受力和幽深的精神洞察，探入开放时代的爱情中人最深匿、最独特、最扑朔迷离的精神绝对境界，直至突进女性生命自身的黑暗与混沌、意识与无意识，突进其灵魂震颤瞬间的种种复杂性与不可索解，将其自然本质、生理本质、生物本质引领出来，予以还原亦予以细缕，读来质感可触，令人叹悟不已。

姜珉敏,男,原籍山东乳山,1953年4月4日出生。曾下放煤矿。1980年至今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期间先后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夜大学(大专)和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干部研究生班”(学制两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1976年开始发表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类作品。其中长篇小说《黑血》等先后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等;并有不少作品为《作品与争鸣》、《读者》、《文学·传奇选刊》等报刊及出版物选载。主要出版物有:长篇小说《多伊在中国》、《黑血》、《去向何方》、《华丽洋商》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诗歌集、散文随笔集《不幸的幸运儿》、《愤怒的树林》、《美丽的战争》、《禅边浅唱》等六部。

爱情有如佛家的禅——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是错。

——三毛

爱情是真实的,是持久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甜也是最苦的东西。

——夏洛蒂

爱是女人的宗教!

——西蒙·波伏娃

楔 子

有心的读者可能还会记得,那年,本市最有影响的一家晚报,在社会写真栏目里,发表过这么一篇文章——

日前,一条不脛而走的绯闻,在本市的某些阶层中,传得沸沸扬扬。

香港 S 公司驻本市商务机构业务代表 G 先生的秘书 K 小姐,因与一男雇员在办公室里调情,被 G 先生当场曝光而遭解聘。大为难堪的 K 小姐因之欲服毒自杀,多亏她的同事及早察觉,悄悄把她放毒药的杯子换了,才使她幸免一死。

据 K 小姐的好友张女士介绍, K 小姐的人品极好,不是那种轻浮的女性。在 S 公司工作期间一直勤勤恳恳,业务能力很强,深得

G先生赏识。就在发生那件事之前,G先生准备带她到某国处理业务,并为她办好了护照、签证,买好了机票……

看来此事的真实情况与传言所说有很大出入,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记者决定亲自采访K小姐本人。

K小姐的家住在北郊。当记者顶着炎炎烈日赶到她家时,她的母亲神情黯然地说,她已经住院。她对K小姐的事避口不谈。可以看出,此事已波及这个家庭,并且蒙上了阴影。

几周后,记者得知K小姐已经出院,再次到她家采访。见到昔日花容月貌的她已经变得像被霜打的禾苗,面容憔悴,神情恍惚。这个平时自尊心极强、感情十分敏感的女性,由于受到意外打击,显然精神已近乎崩溃。

经过一番恳谈,K小姐眼含热泪,哭诉了她蒙冤受屈的真情:

她是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留校的可能,经过几个朋友的介绍,并由于曾有在某外国公司打工的经验,才挤进S公司的。

S公司有规定,所有雇员要有半年的试用期,试用期间只能拿百分之五十的工资,由于她的业务能力出类拔萃,外语水平很高,才干了两个月便被G先生调到他手下当秘书,并取消了试用期。

按说,这种待遇是其他雇员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K小姐却从G先生的眼色中察觉到一种令她战栗的东西。她小心谨慎,惟恐被他抓住什么把柄,但这种一相情愿的想法很快被事实证明了它的软弱。

不久,G先生因为工作需要,将K小姐带到了广州处理业务。在宾馆住下的第一天,G先生就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他趁着酒兴轻慢地要求K小姐“放松些,玩一玩没什么大不了”,被K小姐坚决

拒绝后，一向刻板冷漠的 G 先生突然变得令人不可思议地厚颜无耻。半夜里又去敲 K 小姐的房门，公然提出非分要求，K 小姐恼怒地说：

“对不起 G 先生，我对你这种心思不感兴趣，也很费解。你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而且据我的了解，你在香港已有家室，同事还说见过你的妻子女儿来这儿度假；你不怎么也罢了，我怎么可以作出对不起她们的事来？何况，我的年纪和你的女儿几乎一般大呵！”

G 先生仍然百般劝诱，K 小姐则硬是软硬不吃，甚至凛然告诉 G 先生，她是个报复心很重的女人，如果他今后仍不死心，她一定会对他施以颜色。G 先生不得不收起了花花肠子。

从此，G 先生对 K 小姐并没有怎么样，相反，他的态度还有些缓和。个把月后，G 先生又表示要带 K 小姐到欧洲某国去处理公务。

显然，这又是一个圈套。

K 小姐绝非傻瓜。她分明意识到这点，本不想去，但左思右想，又觉得好不容易找到这份不错的工作，不去就意味着放弃这工作，未免太可惜。而且，她从未出过国，也不舍得失去这次机会，于是，她违心地同意了与 G 先生一起出国的事。

出国，对于任何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诱惑，何况在 S 公司当了几年雇员的人大多都没有享受到过这种殊荣，因此，K 小姐一下子成了雇员们议论的焦点。显然，并不是只有 K 小姐一个人明白这里的真正情由。

K 小姐的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就在 G 先生拿到他和 K 小姐两人的机票的当天晚上，他让 K 小姐陪他一起应酬一位客商。晚

饭后，他们上了舞厅。从舞厅出来，已是醉意朦胧的 G 先生送走了客人，却叫住了 K 小姐，说要和她一起再把明天出发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

回到他们办公的饭店，被酒精熏得不知天南地北的 G 先生顺手便插上了房门，不由分说，一把抱住 K 小姐就是一顿乱啃。K 小姐见势不妙，死命挣脱后就向门外跑，却不料被 G 先生狠狠地揪回来，往沙发上一推，又扑了上来。但是，他获得的是一记清脆的耳光。

G 先生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天，他派人从 K 小姐手中要回护照和机票，后来改换了另一个女雇员出国走了。

K 小姐难以忍受这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自己不出国倒罢了，但在家人和同事都早已知道的情况下突然被取消行程，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何况她精神上还受到那样一种打击。但她一筹莫展，在家里躲了几几天，心情稍稍好些，便又挣扎着上班去了。

但是，等待她的却是一纸辞退通知，并且还扣发了她两个月工资。这倒罢了，没想到那辞退的理由竟变成了她作风不检点，损害了 S 公司的形象！

本来，K 小姐来 S 公司没几天便受到 G 先生青睐，已引起一些雇员的嫉妒。此时见她一朝失宠，也不问三七二十一，便幸灾乐祸起来。于是一些望风捕影的绯闻便在公司内外飞短流长，使身陷窘境的 K 小姐犹如雪上加霜，一时陷入难以自拔的悲愤之中，以至于因绝望而几乎轻生。

看来，所谓 K 小姐与男雇员调情之事，纯系子虚乌有。而遭解聘完全是另有隐衷。

K小姐神志恢复以后，深感名誉被毁，她无缘无故被扣发两个月工资的事小，而受G先生污辱反遭诽谤的事大。于是她先后找到司法部门和劳动部门申诉，但是却拿不出证据，而且这时才明白当初到S公司当雇员没有签订合同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她因此而被告知，她将得不到法律和行政方面的保护。

看来，K小姐只有自己吞咽这枚苦果了……

绯闻也罢，报纸上的消息也罢，沸沸扬扬一阵以后，自然而然又归于平静。因为人世间类似K小姐这样遭遇的个人太多太多，层出不穷的更耸人听闻的种种新闻每天都像雪片一样，将昨日的旧闻掩埋在一片美丽的雪白之下。

但是，偶然也还会有些人想起K小姐这个人。

是呀，不管怎样，她不会消失。她还那么年轻，来日方长嘛。只是，自从她离开S公司之后，旧日的熟人、同事们却一个也没有再和她有过任何的直接接触。

新的传说倒又有不少。

有人说她去了外地，有人说她去了国外，更有人有鼻子有眼地说她一直在本市，哪儿也没去，并且活得很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看上去很幸福，有一天还亲眼看见她和一个高高大大的外国男人亲亲热热地在逛商场呢！

说真的，旧闻新说如此之多，竟至于连我也快闹不清，人们传说的那个K小姐，是否就是我这本小书的女主人公了……

且不管它，书归正传吧！

第一章

……我们睡在一间大房子里。其实也不太大，大约有二十个平方米吧；四面有圈沙发，可是没人睡上面，都躺在地上。

黑乎乎的光线中，我只看得见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胳膊和腿脚，四面伸展着。看不清人的面目。好像有十几个吧，大多像是公司里的，也有好几个似乎是外面饭店的，但都是我认识的或者接触过却叫不上名来的，奇怪的是，只有我一个是女的。

恍惚中我醒来了——我觉得腰背部和臀部发冷，好像地上有水。

这时，大家仿佛突然被什么人推了一下，都醒来了。有人叫起来：

怎么搞的，天花板在滴水！

呀，真的，四面天花板都在向下滴水，而且越来越大，像下雨一样……

这时又慌慌张张跑来了一些人，七嘴八舌地堵在门口议论了好一会儿，又跑进来东张西望。终于，有一个自称是宾馆的总经理的人发话了。他连声抱歉说不知谁在上层施工。说着也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招呼手下人把床单、被子之类卷起来，说是要给我们换房。

大家都愣头愣脑地往外溜，一下子就没了影。而我却更深地缩进屋角，大声尖叫：

不要，我不要，我一个人住这儿好了，我睡沙发就是了……

我这一说，所有出去的人又都返回来，怪异地一齐盯着我瞧，却一言不发。

我恨起他们来：

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

于是，所有的人，包括宾馆来的人，倏地一下子又都消失了。

屋里只剩我一个人时，我又害怕了。

看窗外，黑乎乎的人；屋里则空荡荡而分外潮湿。滴嗒滴嗒的水声像阴沉的贝司有节奏地鸣响着，轰响着。孤独和恐惧压迫着我，我闭上眼睛，捂着耳朵躲避着。终于还是忍不住了，爬起来想向外跑，却怎么也挪不动脚步……

就在这时我醒了。

我发现我真的是睡在地毯上，全身光光的居然一丝不挂。隔

壁房客的音响几乎就在我耳边奏鸣，难怪我会做那样的梦。而维纳四仰八叉地俯伏在床上，低沉地打着呼噜，仿佛在陶醉地为音响伴奏。这么说，真的什么意外也没发生。

我庆幸地吁了口气，却再也睡不着了。于是我小心地扒着床沿，借着床头柜前烛光般的夜灯，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将我无情地挤下床的家伙。

他肯定很累了。鼾声不断而久久地保持着那样一个姿势：他的嘴被身子的重量压扁了，孩子似的半张着，紧闭的眼球显得比睁着时更大，清清楚楚地显出双眼皮的轮廓；眼角额际那些深邃的皱纹全被睡意凝止成一道道起伏的沟壑，惟有那高耸而挺拔的鼻梁依然挺直而俊秀；而那些白日光可鉴人、一丝不乱的头发，现在粗鲁地散乱开来，一绺绺白生生的花发让我爱怜而酸涩。

呵，即使是在睡梦中，他也那样动人而令我着迷……

可这个家伙，以前总嘲笑我睡态粗野，说我常常将他挤在床旮旯里，像个可怜的孤儿，还说什么：

你呢？你压根儿就不是个个儿才 1.6 米的小妈妈，你是一头野蛮而贪婪的小母狼哟！

说真的，别看他是个快五十的大男人，身高 1.88 米，粗壮强悍。可在床上，他就常常成了个脆弱娇惯的小男孩。尤其是在狂暴地发泄之后。这时候，真不知道他怎么会变得这样缠绵。他常常要把那颗毛茸茸的大脑袋枕在我胸脯上，伸出舌头舔我的下巴、嘴唇、鼻子，呢喃地唤我小母狼、小妈妈；有时候竟会流下滚烫的眼泪来。

经常就那么折腾好一会儿，他才慢慢地睡去。一旦睡去，就成了块沉入深渊的石头。沉酣阵阵，满屋弥漫着他身上散发出的像酒和香水混合物般的浓浓气息，呵，即使在梦里，我也清楚地嗅得出那种气味。

我喜欢他偎在我怀中。每当这时我就非常感动，我觉得他真成了我的孩子，我总是忍着 he 头颅的重量，一动也不动任他酣睡。我不停地轻吻着他的头发、额角、鼻梁和一切我的嘴巴够得着的地方，怎么也没个够。我觉得我真成了这个可爱而淘气得让我忧郁而痴迷的大男孩的母亲。

只有这一刻他才踏踏实实地属于我，属于我独有。而一念及此，我的眼泪便又会无声无息地淌个不止……

你说，我那个梦是不是有点奇怪？

后来我小心翼翼地爬上床去，将脸埋在他的圆滚滚的大肚皮边上，好久好久再也找不回睡意。夜静极了。偶尔听得到楼下大马路上啾啾喘着气的卡车风一样掠过。对面楼群上红红绿绿、冷艳而凄清的霓虹灯在我们的窗帘上闪闪烁烁，仿佛有人在窥视、嘲笑着我。

回味着那个古怪的梦，禁不住的眼泪又沾湿了枕巾。

唉，哪怕他真是我的儿子也好呀！可是，谁知道最后他会成了我的什么？我越发伤心，又觉得心里虚空而酸楚得要命。我真想号啕恸哭一场，可又不敢惊醒了维纳。他太累了。再说惊醒他又将怎样呢？恐怕只能惹得他不开心。

不，我决不把我的痛苦流露在他眼前。我不想让他不开心，更不想惹他厌烦。他可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包袱而看上我的。

他之所以愿意经常与我在一起，还不是因为他觉得我比一般女孩温顺、可心；总是以一副欢喜无忧的样子出现在他面前，使他从不觉得累赘……

可他怎么体会不到我心里其实有多么苦啊！

成毓一边耐心地听着，一边默不作声地为苏晓雨削了个苹果。苏晓雨接过苹果咬了一口就再也没动过，等她说完想吃时，苹果上已是黄锈斑斑，便把它放在了一边。

其实，你的梦也谈不上有什么古怪的。沉吟一番之后，成毓自信地对苏晓雨说：

那不过是你特定心态的一种宣泄而已。潜意识中的你对自己目前的境况无疑很不满意。它怀有深切而无奈的自卑、自罪感。淋漓不断的水滴、同事们、莫名其妙的住处、睡法，都暗示着你现状的窘迫；众人纷纷搬迁房间意味着对这一现状的一种公众态度，而你独自拒搬决不意味着你反对这一惟一明智之举，只不过反映了你在前途依然未卜的情态下对现状的厌憎又留恋、无奈又无为的逃避心理。那些人中是不是有维纳的存在？

真的！怎么会没有他呢？苏晓雨惊讶地咬着自己的食指，回味了好一会儿才说：

我清清楚楚记得男同事一个也不少，怎么偏偏会没有他呢？

这就是梦境的奇特之处了。这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你的一切都与它有关。事实上这也是不须分析的。目前你的一切怪梦是不可能与他无关的。你的显意识差不多完全被他占据了嘛。这些道理其实你比我更明白，只不过你不敢自信，所以你要从我这儿得到